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四筆卷八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伍士鵬

容齋四筆卷八十七則

宋 洪邁 撰

庫路真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曉元豐九域志云貢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頔傳頔為襄陽節度襄有髹器天下以為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為襄樣節度舊唐書職官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

庫真驅哩真並為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邉方言也記白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

狄監盧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二人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于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狄盧之説乃見唐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正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皆多年壽予亦

次馮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正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故温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盧二賢以示兒輩但唐兩盧正本字犯廟諱而又同會疑文字或誤云

項韓兵書

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

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為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録其曾孫嶨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畧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

持僧智珠方徹舊浮圖於地而屬曰余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巋然已立於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産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耶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諷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冤哉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曰曲犯角其語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黄魯直題牧護歌後云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昔在巴僰閒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船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為報諸人倒盡百

瓶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畧同問其所以為木瓠盖瓠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為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茂倩所序為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為犯角曲殊無意義

省試取人額

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一十四人取一為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黄魯直以元祐三年為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

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為不侔也此帖載於別集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荊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為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緜黄雀乃借子字與黄字為假對耳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蠔破山蓋

泳而用之陳正敏遯齋閒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最佳王初寮詩通印子魚鹽透白正采其說郡人黄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為上所産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遯齋所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庳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實遯齋之説遂粉刷一扁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它

處未嘗有也

壽亭侯印

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為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黄兊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為作記而復州寳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

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為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予為黃叔啓作辨跋一篇見贅槀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鹿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其事予每與醫言輙云癰疽之發蘊熱之極也烏有翻使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晉卿云脉陷則害漏陷者冷也若氣血温煖則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内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脉為瘻留連肉腠注云陥脉謂寒氣陥缺其脉也積寒留舍經血稽凝久瘀内攻結於肉理故發為瘍瘻肉腠相連此說可

謂明白故復記於此庶幾或有助於殤醫云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與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枝爾陳紫之後無陳紫過墻則為小陳紫矣筆談謂焦核荔子土人能為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傍根其核自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釵頭紅之可簪綠珠子

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給以常歲所產止此公為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讖此段已載遯齋閒覽中郡士黃處權復志其詳如此

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

者以儆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王㑹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考異云雙陸之説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為李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黜不取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説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為簡要新史大抵采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宫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

俾石泉公為宮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
而為狄為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為可惜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
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退三十里杜注
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
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予按
前三年晉楚邲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

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而備大抵言其備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牀則刺客姦人何施不得雖至於王所可也豈所謂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為有理

公羊用疊語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後而歸爾臣請

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軍有七日之糧爾凡五用爾字然不覺其煩

文書誤一字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予親經其三焉至今思之猶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過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劄因出草藁示之其一乞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兩事言此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為故事誤

書長春為萬春乃金主褒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相告予悚然耳發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發題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誤書言為立已寫進讀正本經筵吏袁顯忠曰恐是言字予愧謝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歷日詔云兹履夏正載頒漢朔書夏正為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周之諸侯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馬更纂異同以為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於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録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

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晏以為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班彪固父子以為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故探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𦾔書起於高祖終於王莽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第更八書為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弟昭續成之是為前漢書荀悦漢紀則續所論

著者也後漢之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范煜删采為十紀八十列傳是為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也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典畧張勃吳録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丘悦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為定是為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干寶

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定為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為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録高閭燕志劉昞涼書裴景仁秦記崔鴻十六國春

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脩為書劉眴所上者是已而猥襍無統國朝慶歷中復詔刋修歷十七年而成歐陽文忠公主紀表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國初監脩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芟為新書故唐五代史各有舊新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穉兒斅以為問

故詳記之

賢者一言解疑譜

賢者以單詞片言為人釋謗解患卓卓可書者予得兩事焉秦氏當國時先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為經畧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為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為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為志

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底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憸巧者承其問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陵王大卞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卞頃在撿院以羅彦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彦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於蘭溪彦濟到郡遺書相邀曰與君有同年之契何為爾不得已復還既見容語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於審

偲至今為悔此事既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為之柰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即云國先為君子為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盖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張公坐聞其言故追紀之

容齋四筆卷八

容齋四筆卷九 十六則

宋 洪邁 撰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頴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芾始擴摭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果蔣公在熈寧元祐崇寧時名為博聞強識然閱其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

言其一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帶本官呂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紫光禄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為正司空議者謂超過特進東宫三太儀同矣予謂行守試必帶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後既為司空自不應復帶階官呂從金紫遷只是超特進一級耳東宫三太何嘗以為宰相官儀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自辨之説其二云文潞公既為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潞公怏

快諸公欲為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之意止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為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劄子令權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為平章軍國重事故繫銜只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還舊稱當時有旨於制詞内除去守字以嘗正任太師也所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舊制執政叚轉謂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轉兵部兵部轉工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

部侍郎直轉工書比執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户兵吏為叙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即轉工書非也宰相為侍郎者升三曹為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户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户侍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遷尚書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楊察為翰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叅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

則富當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貼麻改之予考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叅知政事拜集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彦博為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為集賢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初無失誤貼改之説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曰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左儀同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案自漢鄧隲

始為儀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為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列益卑未嘗有左右之稱也後進不當輙議前輩因孫偓有問書以示之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顔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

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并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辨此疑好事者為之然正可為一佳對曰

辭榮聖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句亦自的切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荆楚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茅舍中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

以君冐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當婪尾蓋以藍為婪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藴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啉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盃為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啉為貪婪之意或謂啉為燷如鐵入火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為酒之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啓顔録唐

藝文志白有啓顔録十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説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云恩典超優遷轉頻数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踰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寧元年未改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盖昔者左右丞

在尚書下所謂左丞超三資除刑書者謂歷工禮乃至刑也下云又超兩資者謂歷户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六曹超轉其五云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為柟竹為王芻簍為翹翹之草是矣顔師古注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轎而隃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

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昭曰陵絶水曰轎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絶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二說皆為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

正作旗廟音項亦未為全非顔乃西北人隨其方言遂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難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顔北人不知行船項説是也予謂項音轎字是也而云陵絶水則謬故劉公以為未可全非張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南舟北帳

項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輿之閒談曰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葢土俗

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碩船遼僧之談合於此

魏冉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變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古其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以

商於六百里啖楚絶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喪歸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戸亡秦之語遂驗而為此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不為士君子所誅當秦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為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詐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不過十餘歲為此者必冉也後冉為范

睢所間而廢逐司馬公以為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使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冉之功也葢公不細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澠池處心積慮亦與詐楚同賴藺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楚等耳冉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為秦一時之功而貽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罪誠大矣

辯秦少游義倡

夷堅巳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

來後倡竟為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説於李結次山為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時有妾邉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書温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内若范忠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為所侵困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絶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

之豈肯容少游欵昵累日此不待辯而明已志之失著矣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貞觀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尤為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為參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龑之子及晟嗣位用為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

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和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為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堅尚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筆矣柳子厚復杜温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

令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為諛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為子孫戒張說賀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為二張所譏幾於隕命此但形於語言之間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鏗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効之云三宰嘯凶牝奪扆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儆舟篇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劒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

易以効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尺語言浸涉奇猥雖有賢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委自言所在必求新異之名予守贛時屬縣興國宰貽書云瀲水有驅策乞疏下瀲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不足以為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為縣丞者無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哦松無補涉筆承乏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藍田殊為可笑初

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頽靡倉庫匱乏未知所以善後沿習一律正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嘯道院誠為至幸周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為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葢覺其與它異也此兩者皆狃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根着于人殆不可復正在易彖之下先

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止字為句絶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以亨行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健字為句絶乃及於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隨卦剛來而下柔動而説隨蠱卦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恒卦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解卦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為句絶而童蒙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下説

隨二字尚爲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嚚訟曰終訟可也黄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筠獨不嚚於訟是已同人卦彖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据其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爲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爲衍三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

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閒事帝稱善顔師古云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為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爾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為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徳諫元帝御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汙車輪之訐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師古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婉也按兩帝之語皆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

是乎今乃指人引諭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徐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繁時為隨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記性警敏故籤軸嚴整如是今人或指言雖名為收書而未嘗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文字書簡謹日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為牽强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䟦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予有婿生子遣報云今日巳時得一子更不知為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鼎臣書須著置歷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況於小小氣候後

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為姻賓憩息地穉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顔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顔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容齋四筆卷九

容齋四筆卷十十七則

宋 洪邁 撰

過所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謂判過所之處

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

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以為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

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

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志倉慈為敦煌太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為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廣平趙禮詣雒治病門人齎過所詣洛陽責禮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徐鉉稽神録道士張謹好符法客遊華陰得二奴曰德兒歸寶謹愿可憑信張東行凡書囊符法過所衣服皆付歸寶肻之將及關二奴忽不見所齎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然過所

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故裒其事于此

露布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

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脱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盖錢希白所鐫最為善本吾鄉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

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

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桑庾亮及弟翼俱為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卻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啓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

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此語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所稱諒尤質止少華可以崇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為益者多臣以為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

觀此一帖可以槩見然所啓三人後亦無聞旣云皆衆所稱當不碌碌也舊潭帖爲識者稱許以爲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卒之下乃云風筆惻然全無意義今所録者臨江本也

親王回庶官書

隨筆中載親王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丕行年雜紀云昇王受恩命丕是時爲將作少監亦投賀狀王降回書簽子啓頭繼爲皇太子三司　判官並通牓子詣内東

門參賀遖入後中貴出傳令旨傳語及受册寳訖百官班賀又赴東宫賀宰相親王階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致詞訖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詞叙謝一時之儀如此

責降考試官

天禧二年九月勑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館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麻溫其並充開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楊偘太子

中允直集賢院丁度並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稹十六日宣翰林學士錢惟演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己李行簡覆考開封舉人為落解舉人有訟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舊其餘覆落并却考上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官並降差遣任布鄧州徐奭洪州楊侃江州丁度齊州並監税此事見於錢丕雜紀用五侍從覆考解試前後未之有也

青蓮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往往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予茶數十片其狀如手名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覿因持以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有謫仙人爾青蓮居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華山中

亦頗有之其狀畧如蕨拳也

閩俗詭祕殺人

姦凶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積慮果於殺人然揆之以法

蓋有勑律所不曾登載善治惡者當原情定罪必致其

誅可也閩中習俗尤甚每執縛其仇窮肆殘虐或以酒

調鋸屑逼之使飲欲其粘着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瘵渴

之疾或炒沙鎔蠟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薦束體

布裹卵石痛加敺箠而外無痕傷或挼擦肩背使皮膚

寬皺乃施針刺入肩井不可復出或以小釣鉤藏於鰍魚之腹強使吞之攻鑽五臟久而必死凡此等者類非一端既痕腫不露於外撿驗不得而見情犯巨蠹功意兩惡而法所不言顏度魯子爲轉運使嘗揭榜禁約予守建寧亦窮治一兩事吳楚間士大夫宦游於彼者不可不察也

富公遷官

富韓公慶歷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報聘契丹還除吏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受尋除翰林學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力辭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議如初公受之又五月復為副樞蓋昔時除目才下即時命詞給告及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進官用今日官制言之是承議郎舊為正言中書舍人舊知制誥而為太中大夫舊為諫議資政殿學士也

唐藩鎮行墨勅

池州銅陵縣孚貺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詞

云勑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道先准詔旨許

行墨勑授管内諸州有功刺史大將等憲官具件如後

晉朝故晉陽太守兼揚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

准詔旨許行墨勑奬勸功勲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

神久標竒絶早揖英風靈跡屢彰神逹不昧夫寵贈之

典非列藩宜為神功既昭乃軍都顒請是行權制用副

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云使撿校工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抑邑人以為裴休秋浦志亦然予

考之非也張魏公宣撫川陜便宜封爵諸神實本諸此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满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

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奬之道請謚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蓋今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予案元魏肅宗神龜二年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

與書曰商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琡上書言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人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乞令王公貴人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其後甄琛等繼亮

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靜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當是自此一變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後人罕有談亮澄事者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説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以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盖甲子為首而五音始於宫宫土生金故甲子為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

生水故丙子為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為火徵火生土故庚子為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為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為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為火徵火生土故戊寅為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為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為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於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為火徵火生土故丙辰為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為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為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為水而五巳各

從之宮商角既然惟徵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其類

五行化真

五行運化如甲己化真土之類若推求其義無從可得蓋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己化真土乙庚之歲戊為頭謂戊寅月建也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

寄向庚寅去庚屬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壬位順行流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戊癸但向甲寅求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此二說皆得之莆田鄭景實頃在館中見魏幾道談五行納音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贊寧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令進呈乞給下取設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於仁政殿前夜間化却不然便向塔

前化並取聖旨判曰便要吾人宣讀後於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而在前花押予謂錢氏固嘗三改元但或言其稱帝則否也此狀内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人擬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它所施行皆然矣

王逸少為藝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懐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

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
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
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
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
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
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
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
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

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綸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晉書本贊標為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

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畧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為累大矣獻之立志亦似其父謝安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韋仲將凌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逼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為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没其盛德二王尚爾況於他人乎

鄂州南樓磨崖

慶元元年鄂州修南樓剗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觀

郡守吳琚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角即而諦視乃磨崖二碑其一刻兩字上曰柳徑二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翻書人字唯存人脚不可復辨或以為符或以為花押邦人至標飾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學側虞帝廟内亦有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闊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為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將軍出陳武昌詔太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漢推忠輔國侍衛將軍

吳居中記客楊行密之子溥嗣吳王位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貞宋莒公紀年通譜書為乾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直以為乾正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賞魚袋出處

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輙賞魚袋斯明文也

容齋四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四筆卷十一　　　宋　洪邁　撰

京丞相轉官

慶元二年朝廷奉上三宮徽稱冊寳繼又進勅令玉牒實録大臣遷秩于再于三蓋自崇寧至于紹熙未之有也於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册寳賞由正議轉宣奉十二月用勅局賞當得兩官以一回授一轉光禄三年二月用提舉玉牒實録院及禮儀使賞有旨三項各轉

兩官辭之至四五詔減為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轉金紫四月之間陟五華資仍回授三帙在法宰執轉官與除拜同故得給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者二十有四適記淳熙十四年王左相進玉牒并充國史禮儀使梁右相進四朝史傳國朝會要并充玉牒禮儀使詔各與轉兩官所謂各者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為三者各兩官已係特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只共為兩官復辭之詔許回授又辭但令加恩亦辭適已罷相在經筵

訖於分毫不受惟王公獨加恩今日之事全相類而又已有去冬二賞矣有司不諳練故實徑凖昔年中旨行出聞京公殊不自安然無説可免惜乎東閤賢賓客不告以十年内親的故事以成其美邁頃居翰苑荅王珦諸詔嘗上章開析論列是以竊識其詳

熈寧司農牟利

熈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為國司農遂鬻天下祠廟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

南京有閼伯微子兩廟一歲所得不過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上言曰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邱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乎乞以公使庫錢代其歲入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勑吏致祭德意可謂遠

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使其所得不貲猶為不可況至為淺鮮者哉頋紕創議之人而一切如故於是耒耕之地僅得免二者可謂前古未有一日萬幾蓋無由盡知之也

文與可樂府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盖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

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宫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采相鉤加銅螭逐銀猊壓屋驚蜡拏洞户鎖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寞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閑弄玉指環輕氷扼紅牙君王顧之笑為駐七寶車自卷金鏤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懽期無涯其語意采入騷人閫域又有王昭君三絶句云絶艷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宫塵今朝絶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沙

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縹緲感慨無已也

譏議遷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為至當如王氏中説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議而削異端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壽之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績讀詩書猶有存者不知能出遷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

史謂太史公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故因遷之舊别為古史今其書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失乎指司馬子長為淺近不學貶之已甚後之學者不敢謂然

常何

唐太宗貞觀五年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時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武人不闕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

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悦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常何後亦不顯莫知其所以進

予案李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陀戰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遂殺須陀常何之名蓋見於此唐史亦采於劉仁軌行年河洛記也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得脫變姓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唐

史所書如此劉仁軌行年河洛記專載㤈事云㤈往來諸賊帥之間說以舉大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平野葮葦合荒村葵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洛既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鉤考簿書為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彦為光禄主簿自言今輙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詔書從之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舊録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公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等令百官厤府背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温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書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臨大有字彦將舊史不載彦博字它皆同三温兄弟也而兩人以大為名彦為字一以彦為名大為字宰相世系表則云彦將字大有而博雅與傳同讀者往往致疑歐陽公集古録引顔思魯制中書舍人彦將行謚表為是然則惟彦博異耳故或以為悞予少時因文惠公得歐率更所書虞恭公誌銘乃彦博也其名字實然後見大唐創業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彦將宿於城西

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据此則三温之名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勑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攷之高宗太子弘為武后所酖追尊為孝敬皇帝廟曰義宗列於太廟故諱其名如弘文館改為昭文弘農縣改為恒農徐弘敏改為有功帝弘機但為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為李曲阿弘氏易為洪則大雅之名後人追改之也顏魯公作顏勤禮碑叙顏温二家之盛曰思魯大雅愍

楚彦博遊秦彦將以雅為名亦由避諱耳錢聞詩在太學以此為策問而言歐陽作傳戻於聞見彼蓋不察宋子京之作云

册府元龜

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輔臣曰昨見宴享門中録唐中宗宴飲嘗庶人等預會和詩與臣寮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為典法異端小説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

言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録韓偓金鑾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已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并僭偽諸國各有著撰如偽吳録孟知祥實録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録之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偽邦商芸小説談藪之類俱是談諢小事河南志邠志平

剡録之類多是故吏賓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傷於煩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録事多語怪奉天録尤是虛詞盡議采收恐成蕪穢並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提總凡一千卷其所遺弃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録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録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

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記亂討裘甫用平剡録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漢高帝祖稱豐公

前漢書高祖紀贊云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

為豐公豐公葢太上皇父案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頌諸家注釋大氐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點句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祖稱豐公比再閱之怳然若眛平生聊表見於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樞密行香

唐世樞密使專以内侍為之與它使均稱内諸司五代以來始叅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實録所載景德二年

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内諸司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兹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内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叅之儀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船名三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沚其事出越絶書李善注頗言其畧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内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為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

之云光陰三翼過其它亦鮮用之者

東坡誨葛延之

江陰葛延之元符間自鄉縣不逺萬里省蘇公於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

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書諸紳甞以親製龜冠為獻公受之而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峋嶁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闕二字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也甞見其親筆

用書雲之誤

今人以冬至日為書雲至用之於表啓中雖前輩或不

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可為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顓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為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

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來它皆倣此只是定本元非摭實起居注隨即修入顯為文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為謗以譏之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録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録事參

軍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内黄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衛佐校書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腕脫之諺正為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職非所謂輒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益輕惟開元二十三年加榮

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屬浸又減省僅有一傅一友一長史亦但備員至與其府王不相見實歷中瓊王府長史裴簡求具狀言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毀後付莊宅使收管遂為公局每聖恩除授無處禮上王官為衆所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賜官宅一區乃詔賜延康坊宅予因閱九經字樣一書開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階云朝議郎知沔王友兗翰林待詔沔王名恂憲宗之子而以書吏為友其餘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

皆自藩王登大位剛明果斷為史所稱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成就也

御史風聞

御史許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為御史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會要云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採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疾惡公方者少遞相推倚通狀人頗

壅滯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遂題告事人名乖自古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準具員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

雖職在抨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緊觀其遷敘定限可知矣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史又四年解臺職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陞沉迥别矣

容齋四筆卷十一